

月滿樓文集

下



10277

月滿樓文集卷六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甥沈道灝企程編

五帝之世如夏說

春夏秋冬爲天之四府而春夏乃天地之氣之最盛者也。生生長類。天地成功有發生自有長育。誠大化之必然。而其盛莫可禦。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可知理之自無而有。自有而盛者。天以之運時。聖卽以之經世。郤子月滿樓文集卷六

五帝之一

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有曰五帝之世如夏。非深識乎大化自然之理。不能爲斯言也。夫邃古荒邈。自混茫初闢。三才聿定。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彼三皇者。以道冒天下。而天地人乃並建。然祇爲開物之始。雖制干支。定三辰。明政教。然猶澹泊無爲。淳風沕穆。猶春之温如也。至五帝起而化始盛。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皆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垂衣裳而治天下。而大化被乾坤焉。夫陰與陽。遞嬗而發。與育相因。觀季春之

月律中姑洗也。而其時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已啟大夏之盛。至夏自益。暢茂條達焉。五帝通神明之德。興教養之利。操禮樂之原。窮變通久。使民不倦。創三皇未有之事。皆定三皇後。必當有之事。天下丕變。中天之風。燠如。豈異天時之有夏哉。然則三皇者。得天道之元。而五帝者。協天道之亨。是知陰陽異化。而春夏皆陽氣之盛。修意則必修言也。以道則必以德也。意盡物性。必言盡物情也。道化天下。必德教天下也。意言道德。

月滿樓文集

卷六

五帝之二

性情教化。以春夏揆之一。以貫之而已。以自春至夏推之。大而化之而已。故惟尚政尚力。氣運漸降。而三皇以上稱中天。則知帝繼皇而極盛。所謂體仁。長人。自嘉會合禮。固無所升降於其間也。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祖三皇必宗五帝。觀禮運大同小康之說於此。可互證。而五帝正當大道之行。德教和洽於時。爲夏按諸天地自然之化。信不誣也。邵子理數並精。其真明於四府之義。而心知五帝同言異教之實者哉。

貞觀四年冬書大有年說

所貴乎善治天下者在順民之性以厚民之生不任威而溥之以德化而已矣蓋以威則與亂同道而民生曰感以德則與治同道而民氣曰充古帝王不易民而理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致天下於阜成者由此道得也知此可以知唐貞觀時大有年之故夫綱目書有年者六蕭梁後唐無足取而海內一統民物康阜者獨永平開元與貞觀四年治世亦未易易矣太宗時關中飢天下蝗繼以大水月滿樓文集卷六

貞觀四一

民望治如望歲然微魏徵以德化啟其君太宗以德化治其國不用小人言而銳意於恤民則天下何以致大稔且夫三代之民之所以日安暴秦之民之所以日困其效亦大略可觀矣秦用刑罰故不再傳而莫救三代之仁義化民用是引養引恬又安天下吾謂太宗未盡能躬行仁義而其治民則深合仁義之道史故特書而予之使當日惑志於封德彝謂法律雜霸足有爲於天下吾恐饑饉洊至四海怨咨轉將悔不用魏徵言也乃說者亦羣

知當時君臣合志以致太平。而獨胡氏謂魏徵。但知飢渴易爲飲食。而不知振復人心。嗚呼。此亦未悉時變而好爲苛論矣。今夫貞觀之世。繼亂也。非繼治也。承大亂之後。民氣愁苦。此時不思解倒懸。以瞻其生。而遽欲治人心。是猶治疾者。不因其疾。以務養其氣。而驟欲其元氣之復也。惟是不立威。不用詐。加意撫綏。賑救之政。以修省之心行之。故得歲書豐稔。外戶不閉。行旅不齋糧。不旋踵而致效也。彼胡氏猶以不知人心責之。試思戶不閉糧。

月滿樓文集

卷六

貞觀四 二

不齋。猶不可漸引於仁義之域。而牖民之天。良乎。故或責太宗未盡躬行仁義。不能使天下革心。蒸然從欲以進於古。則可謂徵所言爲無見於人心。則不可嗟乎。太宗卽位之初。議者皆謂當獨運威權。及後致豐稔。有二喜一懼。而房元齡猶奏閱府庫甲兵。是時之臣。誰以德化導君者。非徵言之明。太宗行之力。豈能斗粟三錢。東海五嶺。悉被化哉。考春秋書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綱目之以大有年書。其亦予貞觀君臣能用德化治民之故也。夫

此見天人感通之理也。匹夫爲善。天必有以報之。况人君爲天之宗子。天之肖子。有以德化治民。而天不報之以豐稔者乎。建皇極而斂福錫福。此明徵也。太宗所難者。固在能從魏徵行仁義之言。尤在不惑於封德彝法律雜霸之說。見人君仁政及民。必先知君子小人之分。篇中一一詳言之。而掃去胡氏過高苛論。獨爲持平。其用筆全得蘇家三昧。沈歸愚語

月滿樓文集

卷六

貞觀四 三

趙充國留屯湟中班超留屯疏勒說

史書屯田凡十一。而漢宣帝神爵元年留趙充國屯田湟中。章帝建初二年班超留屯疏勒。此皆有功於邊者也。夫古之爲將者。惟在審時度勢。圖利於國家。非徒好大喜功。求遂一時之志者。如是則不惟以將畧勝。而以忠蓋勝。其功爲史書之所深許也。持此說以論趙與班。其是非有可得而辨者。方先零之叛。罕羗助之。迨充國以威信降罕羗。而辛武賢則請先擊罕羗。是時議者咸以先零兵盛。月滿樓文集 卷六 趙充國 一 不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上因讓充國。充國陳其利弊。卒從充國計。先零旣走。徐行驅之。罕亦不煩兵而下。降者旣多。乃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書凡三奏。卒得所請。觀其言。留屯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洞悉機宜。盡竭忠悃。不恤利害。不計身家。卒收萬全之效。非一心爲國謀者哉。當其得進兵。璽書以客諫爲不忠。而太息二策之旣失。可知其留屯也。爲國家也。非專己而爲功名也。若班超未嘗不爲國家。而有時病於專。以遂其志者。龜慈殺

疏勒王立兜題。趙聞道至。疏勒縛兜題。立其故王子忠。國大悅。迨後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慮後爲龜慈所滅。至於賓。則王侯以下皆號泣。至馬不得行。而趙欲遂其本志。却還疏勒。此雖因疏勒之人心流涕。遮道而不奉命。而還以遂其喜功之隱念。何其專也。觀其甫去之時。兩城遂降。龜慈又連兵。尉頭返。則捕斬反者。而尉頭破。疏勒安其功。不可沒也。然其自專留屯。較之充國之奏書陳。惘去留爲國家計者。顧何如哉。然則爲將者。信乎。

月滿樓文集

卷六

趙充國二

能審時度勢。圖利國家。則是也好大喜功。徒遂本志。則雖是亦非也。綱目於充國之留屯也。書曰。留充國屯田湟中。於班超之屯田也。書曰。班超留屯疏勒。書法之中。有微旨焉。不可知予不予之故也夫。

本是同事異志。推勘處洞悉幾宜。深見微隱。其筆力之透達。直如機張釋弩。有析毫中曉之能。

郭子儀免胄見回紇不衷甲見魚朝恩說
唐之勲臣功名稱盛者郭子儀爲最當代宗之世
重典兵權天下倚其身爲安危殆三十年功高而
主不疑位極而人不疾世見其勲之大且遠服其
智勇之過人而不知其忠精誠確實有以感孚乎
天下故信可行於蠻貊志可格於讒邪其智勇之
所全皆忠誠之極至也如免胄見回紇事見於永
泰元年不衷甲見魚朝恩事見於大歷四年史家
稱其全德所致試綜而論之方僕固懷恩誘回紇
月滿樓文集 卷六
吐番之入寇也虜皆飛騎勢不可易後懷恩道死
子儀屯兵涇陽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之死爭
長不睦子儀欲乘機說回紇共擊吐番遂輕虜入
圍免胄投槍而進是時諸帥皆駭回紇大驚乃不
惟虜不加害講解受盟而去魚朝恩之邀遊章敬
寺也元載恐其相結密以不利於公告乃一以君
命爲主不聽竟往將士皆疑之而子儀直以所聞
告朝恩朝恩且至撫膺流涕嗟乎若此者皆至難
格之人而一時感激捷如桴鼓不以威劫不以力

爭。而其事終濟。其智勇之絕人哉。其實行素著。忠誠有以孚天下也。不然虜勢方盛。前逼奉天。逼邠州。皆未與輕戰。使此時不遣李光瓚往說。往說矣。而不見虜。見虜矣。而果以鐵騎五百從。吾恐急則生變。安能懾藥葛羅之志乎。賊勢甚衆也。以兵門無濟也。決然挺身不聽。郭晞扣馬之諫。而以肝胆孚人。非智足力果以濟其篤信者。不能若夫魚朝恩一宦官耳。俾總禁兵。威傾中外。朝恩又素惡子儀。果如將士所請。束甲以從。是變不生於魚朝恩。月生於郭子儀。向者朝恩操白刃脇車。駕於朝廷。且然。況子儀哉。惟不逆詐。而以天心君命爲主。知其不敢動。終以忠義感之。其處已處人。俱有以自信者。何如也。故曰智勇之所全。皆忠誠之極至也。所以濟其忠誠者。原恃乎智與勇。而所以全其智勇者。實本乎忠與誠。他日諡爲忠武。真名不虛附哉。夫寇虜未易服也。奸邪未易測也。乃能使敵我者胥平。疑我者終信。君子於是知子儀之功高位極。而終身顯榮。施聲後世有由然也。彼當日宵小

月滿樓文集

卷六

郭子儀 二

之讒謗百端。初何損於子儀哉。子儀不自有遠過人者哉。

全智勇處。一本忠誠。立言獨居其要。其洞悉情事。達以銳氣英鋒。所謂不專緩頰。亦貴筆刀者。如是如是。謝金圃先生

月滿樓文集

卷六

郭子儀 三

月滿樓文集卷七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甥沈道灝企程編

甘誓六卿與周官分職解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嚴部伍之法。示刑賞之典。用彰天討。以服不庭。趙孟所謂夏有觀扈。史記所謂有扈不服。遂滅之者也。其時天子親征。六卿畢從。蓋常則隱於六卿。變則責於方伯。方伯不能討。則天子征之。啟之命六卿也。誠係社稷之

月滿樓文集

卷七

甘誓六一

安危而大明五行。三正於天下也。惟是六卿之說。諸儒不一。而蔡傳引周禮。與夏制相證。夫設官分職。國之大經。夏與周無二道。當以蔡氏傳爲正。而因得詳考周禮以核其說。夏官司馬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其法。王國百里爲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爲州。六遂在焉。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卿一人長之。每遂萬二千五百家。中大夫一人長之。每軍萬二千五百人。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軍。六軍共計車千乘。每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該七萬五千人平居則習
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之大司徒有事則各率其鄉
之一軍而屬之大司馬法制流通周官善政周然
而夏何獨不然哉且蔡傳之以周官證夏制也其
說亦本鄭氏康成鄭氏曰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
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由其說而推之公卽論
道之三公則每鄉卿一人卽以六卿而分領六鄉
其爲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六卿明甚
居爲六卿出則分掌六師故以官制言之六卿分
職司馬主兵也以兵制言之六卿並將司馬帥一
也卽觀秦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
卽此之六卿不可互證哉獨李子真謂此所謂六
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卿王之六卿別有六卿
若以王朝之六卿卽當用兵之時大司馬主軍政
冢宰而下無緣亦屬於司馬林氏三山頗韙其說
然考之周禮六卿六卿之外無別有所謂六卿者
以備有事出征而從王以行則其說已無所據夫
九伐掌諸司馬此設官之大經大法猶司徒施教

六卿屬之。而謂冢宰而下無緣屬之司馬乎。且天子親征。六卿固從而空國而出。恐無是理。冢宰攝政。居守別遣屬帥師以屬司馬。亦事之所宜然者。豈必別有六卿乎。甘誓之六卿。與周禮六卿之六卿考之。鄭氏注合之。蔡氏傳其制之二而一也。明矣。竊當以是說爲定論。夫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禮六官之屬凡三百六十。是周官又倍於夏商。天官六十有二。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二。夏官七十。秋官六十有六。言三百有六十。舉大數也。然其間多兼官。以二公言之。君奭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則太傅不備。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則師傅不備。公兼冢宰。周公位冢宰是也。公兼司寇。太史司寇。蘇公是也。至如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六卿之長。而三公侯伯領之也。按周禮三公則兼卿。老六卿則兼大夫。而六軍將皆命卿。則六卿實兼六軍之將軍。將且兼之。而說者謂別有六卿。豈其然哉。

御纂獨主蔡氏傳。而以六卿與六鄉之卿爲一剖。

晰詳明。折衷至當。學者有志於夏周之官制。不益昭然發矇也夫。

經術湛深。疏通官制。獨見根柢。似此可奪綺席。

三重。彭芝庭師

月滿樓文集

卷七

甘誓六 四

笙詩辨

古者貴人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儀禮載鄉飲酒禮燕禮。樂皆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問歌三終。合樂三終。以次而作。而堂上堂下之樂備。其詩歌則取二南小雅。而南陔六篇則爲笙詩焉。毛氏以爲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直以爲有聲而無辭。且辨曰。有其義者非真有。亡其辭者乃本無。此之不可以不辨。今夫鄉飲酒禮燕禮。武王之時。周公所制禮也。其詩歌亦周公所定者也。吹笙以播曲。寧月滿樓文集。卷七。

笙詩辨 一

徒以空名寄諸雅中。而絕無義意存焉者。蓋後遭戰國及秦而亡之。而作序者存其義。則以六詩義與衆篇義合編。故得存。今試据序考之。南陔。孝子之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崇邱由儀。皆所以頌美萬物者。義固班班可考也。夫序之作。或以爲仲尼。或以爲子夏。而程子謂國史明得失之迹。以爲國史。要其從來也。遠使非授受有原。豈能明白詳言得詩之大意。今觀六月詩序。所言南陔六篇。据義鑿鑿。且

篇次與儀禮所奏之次合。則似難以辭不可見。而并詩義而亦斥之也。且朱子無從考名篇之義。其說亦据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曰歌。於南陔白華黍。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卽以此爲有聲無辭證。然按鄉射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燕禮儀禮也。下管新宮。笙與管類也。而新宮宋享昭子嘗賦之。云賦亦有辭。周禮有九夏。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辭。月滿樓文集

卷七

笙詩辨 二

然則騶虞云奏有辭。新宮云管有辭。九夏爲金奏有辭。而南陔諸詩。笙奏者無辭乎。他如籥吹豳爲七月。下管象爲維清。國語簫詠鹿鳴三觀。籥與管與簫而笙益可知矣。總之歌卽樂也。樂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卽未有有聲與辭而無義者。今夫樂者。生人心者也。形於言而爲聲。聲與辭意應。自生高下清濁之變。變成方謂之音。然則樂在比音。聲由辭生。有辭乃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說者謂笙有腔譜無辭。然腔譜所以調辭。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

有腔無辭之樂。手彈口和曰歌。口吹而辭奏其中曰笙。曰樂曰奏。辭奏其中而義該焉。小序謂有其義而亡其辭。殆謂無習其辭者而亡之耳。學者卽義以悟意。卽意以推辭。縱不必如束皙之補亡而何。不可得古人制作精意哉。或謂詩三百十一篇。而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弦誦之。漢書藝文志云。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諫。龔遂亦云。誦詩三百五篇。則六篇之爲無詞。明甚。然因亡其辭。故不舉。及未必其先卽無辭。況今逸詩存者尚月滿樓文集 卷七

笙詩辨 三

有辭。寧列於笙詩中者。當年獨無辭耶。董氏追有聲無詩。李氏樛有題無詩。黃氏震訓亡爲無。引西漢亡一人之獄爲證。皆朱子所本。朱子集傳深得古人精意。於此六詩亦意在辨毛序耳。學者固可據詩義而一折衷也夫。

根据小序。斷爲有其義而亡其辭。識解獨超。後推論有辭乃有聲。聲無辭不成章。所見彌精也。

說詩解頤。正復如是。紀曉嵐先生

大宗伯典瑞祭天地辨

古者天子祭天地。自庖犧氏仰觀俯察。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以後天地之祭。由來尚矣。祭天地之時。則冬夏至日。祭天地之處。則地上圜耶。澤中方澤。春官大司樂所紀。自是定禮。鄭氏注。大宗伯蒼璧黃琮。及典瑞四圭兩圭之文。以爲蒼璧禮天者。禮北極。四圭祀天者。祀所感帝。黃琮禮地者。禮崑崙之示。兩圭祀地者。禮神州之示。噫。謬矣。按五經通義。謂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曰月滿樓文集。卷七。大宗伯一。天王大帝亦曰太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鄭氏謂天皇帝在。北極者。固亦可据。至感生帝與崑崙神州之說。經未之見。則未可盡信。彼葢信用緯書及文耀鉤所云。而以爲四圭祀天。祀感生帝也。又因禹受地統書。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神州之說。而以爲禮地祀地。禮崑崙祀神州也。夫祀天地之處。止有圜耶。方澤。不据大司樂之文。而惑漢織緯之書。在先儒早有疑其誕者。至其分郊以異於耶也。別感生之

禮以異於五帝也。其說以爲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彼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此說不離易緯。不知祀天在冬至日。孟春乃祈穀祭非郊天也。王氏昭禹解四圭祀天爲園邱之祀。則知彼此初無異同。若感生帝說。蓋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所謂感者。卽感此五帝以神言之。曰五帝以感其精。言之曰感生帝。別其禮而異之。何哉。嘗讀家語五帝德篇。康子問五帝名。孔子謂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爲五。月滿樓文集

卷七

大宗伯 二

帝。鄭注大宗伯文太昊勾芒云。按月令而言者。正合家語所稱。注小宗伯五帝文。直以緯書當之。其謬不能爲之解矣。蒼璧黃琮俱言禮。四圭兩圭俱言祀。鄭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植璧秉圭。所謂禮也。禮在降神後。則祀又在禮之之後。或謂璧琮與四圭兩圭一祭兼用者。以此然。禮四方止。有禮玉不言祀。玉祀日月星辰山川止。有祀玉不言禮。玉何也。按大司樂云。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樂八變。地示皆出。可得而禮。與大宗伯言禮。

同未嘗言祀而祀可該况天地神之至貴牲用犢
幣用繒器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藁秸及蒲翦頭
不納爲藉神席其禮尊故禮與祀兩言之歟四方
日月星辰山川其禮少殺而互文以見意歟四圭
兩圭有邸鄭氏鑄曰邸本也邸有托宿之義以璧
爲邸四面合瑑出一圭托於是也以琮爲邸兩面
合瑑出一圭托於是也易氏曰璧之色蒼琮之色
黃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托宿爲義則是四
青圭而托於蒼璧兩青圭而托於黃琮此蓋合而
月滿樓文集

卷七

大宗伯 三

一之按考工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趙
氏溥曰疏謂用大玉中央爲璧形四面瑑出四圭
各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祀地亦然圭璧五寸
祀日月星辰賈疏圭璧謂以璧爲邸兩圭五寸有
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邸謂之抵僭共本也玉人
職所言邸未嘗卽指黃琮蒼璧况禮神之玉置之
神坐事畢則藏之玉府祀神之玉燒之狸之不復
收藏二者似不可混彼陳氏祥道亦曰璧天象也
四圭邸璧以祀天琮地象也兩圭邸琮以祀地與

鄭氏易氏合爲一之說同然絕無所据存是說而未必確爾或謂四圭兩圭於冬夏至舉大祀禮隆而玉重六器則儕天地於四方而直云禮卽覲禮加方明於壇上設六玉者是此蓋本敖氏繼公之言敖氏謂上圭下璧與周官異者以四方之玉無所象故於天地之玉不必象也然按覲禮四方與大宗伯同而上圭下璧旣與蒼璧黃琮異則不可遽以六器爲禮方明之六玉鄭氏謂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月滿樓文集

卷七

大宗伯 四

也賈疏非天地之至貴卽日月之神夫典瑞圭璧以祀日月則䟽上下以日月爲有据禮自與天地不同或又謂六器次六瑞六摯當爲朝覲禮神之玉然大宗伯建天神地示之禮圜方澤自有大祀似不得偏据覲禮言之况經文旣有異同六器別地與時而分祭六玉則不別地與時而作方明以合禮此其間固有辨夫鄭氏之注不無近誕而其解璧琮圭璧之異當有可採天地四方之禮諸儒聚訟久矣因卽所見而詳辨之

邃於三禮。所見入微。純粹精也。明辨皙也。似此說經。何患聚訟。尹望山師

析舊典於未殊。通密旨於已墜。經經講說。皆探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故經義了然。直可折五

鹿之角。袁漫士師

月滿樓文集

卷五

大宗伯 五

明堂考

明堂古無定論。曰天府。曰合宮。曰衢室。曰總章。曰世室。曰重屋。名不同也。考工記以爲五室。月令以爲四堂。十二室。大戴禮以爲九室。制不符也。淳于登謂在國南三里。韓嬰謂在國南七里。宇文愷又謂在國內。而泰山亦有明堂。地不一也。惟朱子明堂圖。按禮記月令以爲說。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說爲可從。其地則按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氏康成曰。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月滿樓文集卷一

明堂考一

聽朔焉。則據玉藻論之。國陽之說近是。而方嶽以備巡狩者。亦有蓋明堂爲王者所居。出政令。朝諸侯之所。而嚴父配天之特典。常於此行之。詩思文之篇。配稷於南郊也。我將之篇。配文王於明堂也。明堂周制。周公以義起之。推本文王功德。於季秋成物之時。享帝而以父配焉。鄭氏謂聽朔告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孔疏仍之。謬矣。要之於明堂聽政。以令諸侯。則禮所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扆而立者。是也。於明堂享帝以尊嚴父。則孝

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是也兼此而明堂之義備至如鄭氏宗廟王寢明堂爲互言之詞蔡邕月令章句又謂太廟辟雍明堂異名同實其說支離不可爲据

明堂之說乃見折衷入後禮經孝經精義融貫正如殷亮講經直可重席入九

程聘三先生

依經辯舉大指獨得似此遂息衆喙

溫尹亭先生

月滿樓文集

卷七

明堂考 二一

授田考

古者理民之道。地着爲本。故制井授田。一井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考周禮大司徒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言都鄙之制也。小司徒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爲縣。四縣爲都。此言經土地而井牧之法也。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此言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昔馬氏端臨嘗謂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所言。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是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則是二制有不同也。顧按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寡。合諸周禮。又不同何也。竊嘗以周禮考之。因井授田。固有定則。邑方四里。三十六夫。授田三千六百畝。邱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

月滿樓文集

卷七

授田考一

1

田五萬七千六百畝。由是而縣而都。可推矣。經野以九夫度地。以三等受田。以百畝此井田之常。以大小司徒遂人之文証。以大司馬之法固無異。制故百晦二百晦三百晦。類雖有不同。然大司馬上地百五十晦而食者二之二。則百晦也。中地二百晦而食者半。則百晦也。下地三百晦而食者三之一。則亦百晦也。以所食論其實。俱一夫百畝耳。於是稽其受地。知其可任。因其可任。作其徒役。法皆從此出也。又何疑於孟子之言歟。

月滿樓文集

卷七

授田考 二

細按周禮。指出井田之法。貫申處皆精核處。聚米劃沙。如此明析。王秋水先生

論其實。俱一夫百畝。冰解的破矣。由看書徹。故舉典精。蔣時庵先生

車乘考

班固漢書刑法志指次兵賦俱司馬法本周制也。因井制賦。正十六井。四正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出兵車一乘。是謂乘馬法。考左氏傳。楚蔣掩庀賦。篇注云。周制六十四井爲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魯用田賦注亦云然。是與司馬法合。故朱子魯頌公車千乘傳。据成方十七里。革車一乘之說。而計千乘之地。亦云三百十六里有奇。蓋一同百里一。封月滿樓文集卷七。車乘考一。三百一十六里。天子則畿方千里。而百乘千乘萬乘。由此出焉。竊以爲軍賦之制定。當以司馬法爲斷。論語道千乘之國。注馬氏包氏說兩存。包氏十井一乘。方一里者十爲一乘。方一里者百爲十乘。方十里者百其賦千乘。其意欲合王制孟子馬氏則云。成出革車一乘。依周禮大司徒文與司馬法合。以周制論之。且据詩傳推之。馬氏爲長也。地官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賈氏公彥謂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故云邱乘。王氏應電以邱出馬四邱。

出車一乘。此鄭氏康成讀乘爲甸也。獨葉氏時禮經會元深詆鄭氏謂甸出一乘調兵之數。兵供一乘。畜兵之法。解乘爲如字。且并謂司馬法未必周制。然車乘非邱所能供。必甸乃出車。司馬法故自不易。甸除山川林麓。實出賦六十四井。計五百一十二家。而出七十五人。是七家賦一兵。彼春秋作邱甲一邱賦一甲。當時以爲厲葉氏之解。何以異乎。雖云畜備而非盡調。然力終不支耳。至謂司馬法據地官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之文。與孟子

月滿樓文集

卷七

車乘考 二

所云公侯百里之說不合。然先儒嘗謂孟子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周禮概以封疆言之。凡山川附庸皆在其中。則正不必拘包氏十井一乘。乃合百里之數也。詳考諸經注疏。主司馬法者多。班固所言宜爲定論。

融貫諸經注疏。主司馬法。斷馬氏爲長。最爲卓識。作者高於詩學。而經術湛深。乃爾。春華秋實。

洵堪名世。

溫允懷師

巡狩述職考

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
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漢孔氏謂五服侯甸
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蔡傳從之。周禮大行人
則有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
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之
文。故先儒疑與周官不合千里。有謂大行人有某
服貢某物之語。疑爲使臣入貢。非君自朝。遂謂大
行人不足據。而不知非也。周官周禮固合者也。大
月滿樓文集 卷七

巡狩述一

行人言王撫諸侯禮。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
以至七歲九歲十有一歲。俱有以撫之。十二年王
巡狩殷國。是十二年巡狩之文。與周官本同。其六
服之朝。則酌年歲之差。以節遠邇之期。周制侯服
最近。歲一見而遍。甸服地較遠。分國較多。而歲中
各以時事一見而遍。男采衛要地愈遠。國愈多。則
期愈寬。所以達情而便國事也。其周官言五服不
言六服者。以要服未必如期而至。故統言五服。孔
穎達有此說。先儒俱信。周禮大行人之說。今合諸

周官亦豈異歟。至舊說謂五服只一朝巡狩。明年諸侯各以方歲見。是一歲空一方。或一歲空一服。則國有大事將誰理之。不知六年中五朝皆朝。以遍非必謂僅一朝也。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虞之禮也。王制五年一朝。五年一巡狩。夏殷之禮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者。周之禮也。春秋左氏傳。昭公三年子太叔語與大行人不合。昭公十三年叔向語與尙書周禮俱不合。是皆其時諸侯朝。霸主禮。乃雜舉古制及文襄憲令。不可月滿樓文集

卷七

巡狩述二

說耳。依據正不必如唐孔氏以左傳揣度周官。曲通其

周禮周官古制本合。解經而得其通。由考核精。也可開羣惑。可定折衷。

陸龜川師

夫布里布考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按閭師夫布之罰。罰游食之民。不務稼穡者也。任民以九職爲本。三事爲輔。無事於九職。則罰夫布以阨之。使任職也。載師里布之罰。罰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遠郊之所授。凡任地者也。任地而都鄙郊甸中有不毛之宅。其長罰里布也。陳君舉曰。閭師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罰有官職者。夫布者。夫丁之布里布者。居里之布。分著

月滿樓文集

卷七

夫布里 一

於。周禮明矣。至夫家之征。鄭康成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徭役也。孟子趙岐注。獨引載師之文。而未及閭師。孫爽疏。謂一夫所授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里布。朱子集注。因趙氏引載師。顧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必以夫當夫家之征也。後人或悞會以夫家里布言之。未深考周禮之故耳。且朱子曰。夫布之罰。輕是爲小民游。手好閒。不務稼穡。里布之罰。重是爲世家爲亭。

臺池沼促却民田其說亦明甚矣固不可以注未引閭師文遂以布專屬於里至屨皆後市之屨朱子解屨而不征及屨無夫里之布皆指市宅言按載師以屨里任國中之地薛氏謂在市之屋曰屨在里之屋曰里鄭氏鏐謂屨以居商賈之貨里以爲民庶之居是此屨非上地夫一屨之屨也是當以集注爲定論爾

證據精核深於周禮一書指陳獨的足爲朱注

補義

劉圃三先生

月滿樓文集

卷七

夫布里二

於人所易舛處援經以折其衷綱振條析斯爲

定論

湯茂南先生

唐宋詩源流考

詩以感人心。端世教。非僅所謂緣情綺靡也。故必得乎風雅遺意。而後可以論歷代之詩。此則存乎人之性情者。至如源流。則有可得而考焉。學者服習。每從唐詩入。宋以下弗尚。以其流於波靡也。顧欲究其原。唐實憲章八代。更有唐之所自出。若各論其精神面目。則唐與宋。何妨分別觀焉。試一一詳之。夫三百降爲風騷。風騷降爲五言。爲樂府。漢魏六朝。作者代出。茲不及詳。詳自唐始。蓋詩至梁月滿樓文集 卷七

唐宋詩 一

陳頽靡已甚。至唐顯慶龍朔間。不振極矣。陳伯玉力掃其靡。直追曩哲。感遇諸章。漸復爾雅。使人想見黃初。自景雲至天寶。爲盛唐。王孟高岑。信稱巨手。至李杜出。而集其大成。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殆天授非人力。子美沉雄。激壯變動。開合生平。禹稷抱負。流露楮墨。二家各擅其勝。而元微之序杜。則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則尤江河萬古流也。大歷元和間。爲中唐。大歷十子外。若劉長卿。韋

應物。柳宗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指不勝屈。東坡
獨推韋柳。表聖稱柳在韋上。然當時漸趨薄弱。韓
公雄勁獨出。踔厲風發。欲以學問才力上掩前人。
雖恢張處多變化。處少而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
類。誠義山所謂句竒語重。是亦拔萃者也。晚唐亦
作者林立。義山之沉博絕麗。飛卿之穠纖秀逸。各
有面目。殆爲後勁。然詩至晚唐。詞句愈工。而氣骨
不振。不免等之自檜焉。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
名西崑體。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之。蹈厲發揚。才
力體格。非不突過前人。而識者恨其無淵涵之趣。
歐陽七言古。專學昌黎。意言之外。猶有餘地。黃山
谷開江西宗派。世多以蘇黃並稱。然涪翁之詩。正
不及子瞻。子瞻胸有洪鑪。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
筆之超曠。又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韓吏部而後
又開一境。元遺山歎詩到蘇黃盡。然豈必律以唐
人乎。南渡後。朱子雖不藉詩名。而五言冲和雅渾。
德人之言。至當時所推者。尤延之。蕭東夫。范致能。
陸務觀。四家。後去蕭而易。以楊廷秀。稱尤。楊。范。陸。

世尤稱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後推第一顧其原本老杜寔有獨造境地而篇章太多前後雷同多不暇擇神完氣厚之作又十無二三是亦貪多之患矣他若四靈諸公方幅窘狹不足稱焉至宋末謝臯羽晞髮集意語生新獨闢境界谷音集一卷則宋遺民詩猶有清音不染塵俗非月泉吟社比也唐宋詩之源流如此學者誠於宋極其變出入於三唐以折其衷夫亦可以親風雅矣雖然登山月滿樓文集

卷七

唐宋詩 三

必窮其巔導河必歸於海觀陽關三疊李陵錄別開之垂老別無家別王粲七哀開之子昂原本阮公左司嗣音彭澤唐人亦有祖述惟從博涉後上溯乎漢魏六朝庶有以追風雅之遺而得性情之正也夫

覈論源流獨有卓見無一雷同語由其得於詩者深故言之有物

沈歸愚師

核論唐宋詩人各還面目不爽銖黍所造獨精探喉而出也入室升堂豈坐廊廡間語

張樊川師

鄭可亭越遊草序

柿葉傳書。緬遺踪於博士梅花。下拜推逸韻於都官。撫紫塞之關山。曾記聲悲倚馬。踏灞橋之風雪。還憐吟徹騎驢。至如入秦苑以栽花。使臣灑露過。溢城而題驛。客子經春。從來鄭氏之良。自擅詩人之致。今可亭足下。瓣香曩哲。著譽青年。裴敬夔幼。卽能文。黃子琰少偏善辨。繼事緣情之作。遂多見性之篇。清如舞迴風。健似翻霄下鵲。每留神於光景。欲乞助於江山。宵冷垂虹繫艇。則依然疎柳。月滿樓詩集。卷八。鄭可亭越遊草序。一。曉寒放鶴登亭。則猶是閒雲。迺爲越國之遊。遍覽揚州之域。分湖漾碧好。看雙水波來。孤嶼浮煙。便引六橋人去。浦外芙蓉不老。堤是蘇堤。寺前香雨。長飛宅爲裴宅。訪綺流於清雪。前溪微。崔顥歌中。問翠藹於長興。顧渚入天。隨句裡。遂繞桐廬之夢。更探梅嶺之芳。元英猶號先生。故君苔掩紫微。尚稱太守。舊署芬留。臺傳客釣之風。石憶仙棋之跡。凡入疆而選勝。俱操翰以成章。芒鞋竹杖之緣。山郭水村之興。幽懷鏡曲。則元寶何人。遠望蘋洲。則

柳吳有體。寫以澹思濃采。出之麗句清辭。視彼覓
句閉門。較子轉嫌寂寞。假如得心。又手多君自有
鮮新者矣。僕歷自紅橋。歸從白下。王徽之之拄頰
孤眺。晴巒張季膺之乘舟。晚依秋水。煙霞適矣。襟
抱蕭然。乃辱投什於伊人。且令贈言於下走。秀想
高峯。南北筆寫松陰。竒誇淞水東西。思傾雪浪。洵
榮陽之佳士。爲吳苑之才流。披盡高吟。有羨志和
之泛宅。把將行卷。直當宗炳之卧遊。

色澤旣雅。情韻彌深。於越江山。俱歸鎔鑄。妙仍

月滿樓詩集

卷八

鄭可亭越遊草序

二

出以自然也。子山子安。合爲一手。

月滿樓文集卷九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盧元琰凌霄編

擬王右丞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序

盛德誕敷。化極普天之土。聖人作觀。瑞徵滄海之波。旣近悅而遠來。自畏威而懷德。我國家居天地之寶。治陰陽之氣。紀綱八極。甄度四方。鸞鷲向阿閣。而來巢鷓鴣。望泮林。而爭集。豈求金車於下土。悉奉琛幣於上方。良以賓至如歸。久轍西河之館。月滿樓文集

卷九

擬王右丞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序

一

遠無弗屆。率俾東海之隅。日月所照。罔不瞻依。風雨所濡。莫不從助。是以延頸舉首。一皆慕義。向風島夷。日本國。生聖明之世。好儒雅之宗。以下根之卑。服中華之盛。詎真黥面。而文身。久已心歌而腹詠。委質重譯。通名氏於象胥。測海來朝。共珍奇於王會。束修達禮。請受經嘉。其斂衽而來。常得授館。而處晁司馬。浮槎欵境。去國辭親。期魏闕於生。涯。覲聖關於彼岸。名成國子。官拜客卿。子產在鄭。方酬季札之衣。士會去秦。竟贈繞朝之策。三年仕

宦夢繞白雲。兩地遨遊歸。看紅日爰是稽顙北極。
回棹東邦。傳經籍於平原。橘藤之流。論道德於相
板。赤關之遠。龍門窄嶽。挂席長川。蓬島渺瀰。維綃
磐石。既泛海而凌山。遂噴雲而屑雨。徒識觀怪無
涯。遂因歸風獨返。嘻辭鳳凰之窟。還渤澥之鄉。誦
王志於殊方。懷好音於上國。時當祖餞。用賦贈言。
不入唐以後事。典則名貴。直分右丞之席。

月滿樓文集

卷九

擬王右丞送秘書
晁監還日本國序

二

停雲集序

恨望前期。每憐話雨。眷懷舊緒。獨賦停雲。惟勝友之難忘。藉詩歌以寄志。三秋不見。追采葛之風人。千里安知。憶臨岐之客子。旣停驂而輟棹。曾送范雲。且命酒以攜琴。重嗟王勃。所賴新裁鳳紙。傳來絕妙之書。往製魚箋。寄到長思之字。僕也夙多雅契。舊踐名場。歲月幾何。雲霞不改。一賢百里。半面十年。或聲子之班荆。再逢故友。或鄭僑之贈紵。乍遇新知。况乎少事遨遊。長羈遠道。人依吳會。並聽月滿樓文集。卷九。停雲集序。一。

越吟舟刺江干。亦探淮浦珠。澄湖北問國士於秦。郵花映竹西。沂美人於邗水。逸興則青山白紵。曾臨姑熟之溪。勝概則牛首雞籠。屢上建康之路。亭高歷下。每憐濟水名流。樓壓任城。誰問徂徠舊隱。繫馬小金臺下。每慷慨以聞歌。拂衣古薊門前。更蒼涼而按曲。卽此地遠天長之感。彌念星離雨散之踪。樂去悲來。我畱子往。時哉不與邈矣。何從桂梁曉而落月遲。蘭嶼幽而清風遠。何年惠我偏畱金錯之刀。他日貽余獨有瑤華之札。用此編成別

集須當藉寄深情。至如名可得聞。有歌可當晤語。
人雖甚遠。賞心總托良辰。解帶爲一日之惠。莊披
襟卽千秋之嵇呂。所得同收篋衍。不禁富滿瓊函。
嗟乎。不寄梅花。安識江頭之春信。不攀楊柳。誰知
灞岸之芳艸。媿乏清詞。聊疏短引。酒堪佐興。一傾
鸚鵡之杯。詩可論交。永佩鴛鴦之什。

月滿樓文集

卷九

停雲集序

二

晚峯上人輓詩序

天竺先生由來善慧。維摩居士總是能空。參文字之禪韻。出已公茅屋。結香緣之社。醉逃惠遠廬山。可知選佛之場。自有拈花之侶。若乃三生圓覺。明鏡非臺。八垢脫離。浮盃有渡。此身原幻。本從香國而來。吾性最超。竟載慈航。以去斯則。碧雲格遠。難招伽葉之魂。白足風微。獨證辟支之果者矣。晚峯上人由拳舊族。秀水名流。家傍鴛湖。香接梅花之里。人依鶴渚。波通長水之塘。曾遠客於金臺。遂歸月滿樓文集

卷九 輓詩序

一

遊於練浦。心苗剗盡。始居米芾園邊。覽草栽來。且住許渾宅。畔托蓮花。而觀世繼。探靈隱之山。借金粟以生身。終入長洲之苑。兼之性耽佳句。偏宜白燕爲龕。抑且才擅清吟。彌稱青鴛作舍。論詩月閣。依隣則人比韓嬰。謂香麓旭亭兩昆仲載酒星橋。抽韻則余慚顧。况謬托塵中之知己。偏稱方外之從遊。祝豈瓣香。依然助我。生逾寒水。宛爾啟予。村店斜陽。寫出青山之態。板橋細雨。唸來紅杏之天。送我江南。鴈斷白門。柳色傳書。薊北心縈。上苑鶯聲。無窮絡

繹之詞。妙轉清空之旨。豈知善疾。竟成藥椀生涯。
何以消愁。惟有蒲團宴坐。苦煞中秋之後。醫禁歌
懷。淒其重九之前。夢歸冥路。問一絲而不掛。趨五
蘊以俱非。嗚呼。黃葉聲中。病僧竟逝。木犀香裏。佳
句空留。如來應是。後身可憐。化寂靈運。且教成佛。
共惜。逃虛覓黃卷。以披塵。痛白雲而埋骨。昔日菩
提之契。今時翰墨之緣。載賦哀詞。偏揮恨淚。從此
流風未沫。思清話於梅林。庶幾逸韻常存。記舊棕
於蘭若云爾。

月滿樓文集

卷九

晚詩序

二

卜培基詩集序

逸士杼懷愛交風月才人寫興乞助江山惟襟抱
之不侔微嘯歌之自得獨來獨往蕭然我有太虛
勝具勝情邈矣人遊仙際此有時醉處偏安謝諶
之門而肆意清遊莫歎蕭恭之屋者也則有濟陽
舊系和氏良材似延之常謝長官高投仙幘如士
蔚不求仕宦獨賦枯魚奉柳母以閒居早有承歡
素志並萊妻而遠俗兼思偕隱遺風迨乎慈烏之
報已虛雙鳥之情又折獨此筆床硯匣黃絹空題
月滿樓文集

卷九

卜培基詩集序

一

因之藥竈丹爐青囊靜試通桐君之舊錄紹松隱
之家聲半畝綠畦小住滄浪亭北數枝紅樹移居
臨頓橋西微吟則叔夏孤琴獨傲則幼輿半壑然
而杜門却軌尤須範水模山入夜滄江船是米家
書畫窮年峻嶺屐爲謝氏楷梯試一溯夫遠遊曾
特標夫雅尚鳳凰嶺畔帆開夏口之津鸚鵡洲邊
棹泊寒溪之渚誰歟解珮憶漢女子風亭何處舉
蘭懷湘纍於月浦遂歷蘿山藥岫便經沅澧辰谿
乃達牂牁遙問龍標之里直通貴筓徐探燕子之

崖拓志趣以歸來寫才思而獨遠略如宗炳偏遂
臥遊頗似劉敞依然隱迹舊踪入夢追烟雨于何
年新緒縈懷訴關山于往日常聞一時之悲喜遂
傳萬首之詩篇况乎餘韻可風雅宗是擅蘭成妙
管啟有荀娘昌谷古囊攜隨小僕初不得天懷瀟
灑彌足徵文采風流者矣僕也征騎初停敝廬少
息差同對衡望宇每辱命駕褰裳本多衛玠之愁
豈擅江淹之筆顧一緘索序謬期舐墨含毫乃十
倍輸才勉欲膏唇拭舌誦伊人之雅什媿賤子之
月滿樓文集

卷九

卜培基詩集序

二

無文庶幾附去青箱聊寫居游之逸致剪來紅燭
永傳風雨之幽情云爾

從風月江山寫出居游勝致澹思濃采名士風
流獨握雕章五色筆矣

華持四楚遊草序

渚官柳暗清歌出自劉郎夢澤春連麗句傳來白
傅聽雨聲于巴嶺偏深剪燭之情探月影于湘潭
更發移船之興凡以騷人土俗每添游子風流苟
借助于江山自揚芬于蘭芷者也吾友華子持四
以跌宕之才工羈愁之什詩成詠雪今夕歸吳緒
是悲秋他時客楚帆落鳳凰峯外權迴鸚鵡洲前
水合滄浪樹繞晴川一閣山分嶓冢花深斑竹重
岡入郢而過荆臺迢迢東峽臨江而通夔府歷歷
月滿樓文集卷九華持四楚遊草序一

西陵山鬼女蘿香冷姊嬈之宅溪楓夜狝魂銷宋
玉之祠斯又溯巫邑以尋幽且更探夷陵而訪古
是以夢憐雲雨牽客思于天涯唱學銅鞮觸鄉心
于故國懷舊則寫蘭成之怨依人則杼王粲之愁
示我新編多君雅格覺瀟湘滿卷如聽漁父遺音
江峽供唵不僅竹枝逸調者矣僕也未涉汀洲有
懷杜若問采芳于公子遠征終愛江南欣抽思于
美人清韻特憐渚北獨羨陽春之曲未敢繼聲聊
綴下里之詞比同引緒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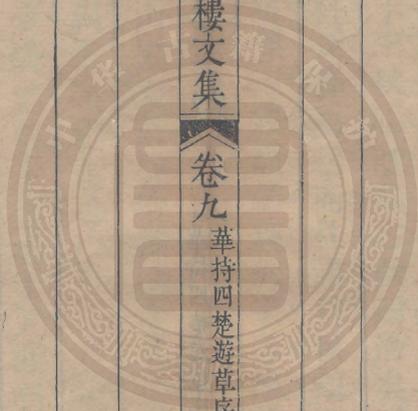
紅錦晚開白珠秋瀉。妙在雅切楚鄉風流。一往
字字清深。此爲騷人之苗裔。

月滿樓文集

卷九

華持四楚遊草序

二



字字清深此爲騷人之苗裔

琢論雖開白珠秋瀉妙在雅切楚鄉風流一往

琴清閣讌集詩序

一。夜。寒。颼。楓。江。落。葉。十。年。舊。雨。琴。閣。傾。尊。風。流。洛
溪。之。園。瀟。洒。雲。溪。之。友。旣。相。思。而。命。駕。爰。促。坐。以
分。襟。半。郭。半。郊。此。地。絕。勝。金。谷。一。歌。一。詠。斯。人。並
擅。瑤。華。飲。須。桓。景。之。杯。幾。叢。密。菊。寫。入。羅。含。之。宅。
數。種。幽。蘭。寧。不。嗣。音。眷。勝。遊。於。兩。度。惠。而。好。我。締
冲。賞。于。三。秋。心。旣。藏。之。歡。彌。洽。矣。於。時。淡。雲。遠。合。
薄。靄。斜。凝。暮。鴻。起。而。桂。浦。昏。秋。鶴。翔。而。花。洲。晚。主
人。則。星。標。玉。立。願。結。珮。於。芙蓉。坐。客。則。月。湛。霜。明。
月。滿。樓。文。集。卷。九。琴。清。閣。讌。集。詩。序。一

月滿樓文集

卷九

琴清閣讌集詩序

一

思。贈。言。於。瓊。玖。以。芳。辰。之。會。合。辱。下。走。之。疎。狂。陶
元。亮。之。歸。來。羞。云。五。斗。管。公。明。之。辯。難。藉。爾。三。升
敢。泛。清。徽。爲。攄。逸。緒。式。命。風。前。之。引。希。存。席。上。之
資。心。有。慕。乎。伊。人。詞。則。慚。非。健。者。更。思。而。致。其。餘。

清詞麗句緯以古音手筆不讓唐初

長。將。半。碎。半。收。此。賦。雖。額。金。谷。一。燭。一。看。世。人。並

云。之。開。蕭。斷。雲。裂。之。文。羽。林。思。而。命。蕭。雲。外。坐。以

一。琴。閣。開。編。集。詩。序

月浦樓文集卷十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陳用康穀成編

太白酒樓少陵南池詩序

千。秋。舊。跡。境。歷。魯。齊。萬。丈。光。芒。筆。推。李。杜。緬。遺。嶽。
之。宛。在。知。大。雅。之。長。留。俯。仰。依。然。寧。間。莫。雲。春。樹。
登。臨。猶。是。那。分。渭。北。江。東。則。有。太。白。仙。才。高。樓。勝。
概。夕。陽。半。郭。遮。簷。角。于。女。牆。新。月。一。天。捲。簾。鉤。于。
子。夜。命。侶。而。每。偕。六。逸。披。襟。而。嘗。醉。千。觴。嶽。色。遠。

月浦樓文集

卷十

太白酒樓少陵南池詩序

一

來。眉。端。直。窮。紫。翠。濟。流。曲。繞。足。外。欲。起。波。濤。信。可。
攜。謝。客。之。詩。於。以。擅。騷。壇。之。席。若。其。少。陵。往。事。主。
簿。同。游。城。下。古。池。花。前。勺。水。心。懷。稷。契。追。東。屯。西。
閣。之。踪。胸。次。雲。霞。攄。洗。馬。鳴。蟬。之。句。佇。虛。闌。而。窈。
窕。通。幽。磳。以。漣。漪。香。動。秋。渠。看。濕。紅。于。細。雨。筠。生。
暑。竹。撫。涼。碧。于。疎。烟。堪。尋。小。憇。之。風。流。試。別。永。存。
之。石。碣。僕。乃。廿。年。湖。海。兩。度。京。華。過。此。而。謁。崇。祠。
竭。來。而。瞻。古。像。欽。二。公。之。鉅。手。振。六。代。之。頽。音。老。
屋。浣。花。憶。窮。愁。于。春。瘴。危。磯。采。石。追。瀟。洒。于。江。波。

惟茲東郡之獨經欣接當年之高躅蒼茫異世望
星漢以何從落拓一時溯文章其不朽聊寫長歌
短韻自將蓄念幽情乃好事者譜以丹青繼聲者
辱多屬和編成一帙用綴弁言從知憐哲彥于蓬
萊工部則同期瑤草念伊人于泗水翰林則並永
金尊。

分說合說互說曲盡能事舉頭天外振袂雲端
風雅高舉此題須有此筆

月滿樓文集

卷十

太白酒樓小陵南池詩序

二

渡江集序

一朵紅雲曾看日。下二分明月。又泝江頭。吁嗟遊子之心。落拓行吟之跡。去人不遠。偏乞助于山川。望古長懷。便攄幽于烟雨。此則塵中非無別賞。而物外自有孤情者矣。僕廿載青衫。三秋素舸。方言歸于薊北。却行役于淮南京口。凌雲荀令。則褰裳濡足。金山擁碧。坡公則把酒問天命。高世以悠然。墩憶謝安之奕。棲公心而邈。爾寺憐江總之詩。往夢每牽乎建康。新愁莫散乎揚子。從此冶亭之客。

月滿樓文集

卷十

渡江集序

一

順爲邗水之遊。何處玉鈎。悲美人于黃土。當年珠箔。悅名士以傾城。三五夜之清景。依然樓北。伊誰騎鶴。廿四橋之雅歌。未歇竹西。儘可看花。凡茲千里之緣。彌引一時之緒。旣逢勝壤。爰托詩篇。我是勞人。功名定知何物。後有覽者。感懷或寄斯文。

江山入手。跌宕風流。一種清怨。獨於言外傳之。

最得文家深致。

白門楊柳枝辭序

征人寫怨。夢繞江南。芳樹牽愁。心驚楊柳。况茲青
溪橋外。舊擅風流。伊彼白下門前。易添蕭瑟。攀條
雪涕。深憐司馬之情。壓笛徵歌。苦憶子山之句。僕
屢嗟于役。根觸幽思。桃葉春風。繫扁舟于古渡。桐
花秋雨。羈匹馬于長干。斯值曉霜。落月之辰。彌增
流水殘鴉之感。用抒短句。以示同人。敢望繼聲。有
希和者。

字字清新。獨擅開府之長。宜唵賤所至。繼聲者

月滿樓文集

卷十

白門楊柳枝辭序

一

遍江南也。

重陽後三日集環碧軒看菊詩序

一灣綠水小閣凌虛。九日黃花。騷人寫興。幸此間之獨僻。欣吾偶之同心。雖蕭景方殘。而佳晨如昨。何須落帽。仍堪酌酒。而啣盃。卽是題襟。便可分箋。而選韻。眼中人在。非無黃絹之詞。且方外客來。亦有碧雲之句。並抒雅唱。宛爾蟬聯。咸愜幽懷。依然鳳吐。僕也曉霜殘。月將賦北征。臨水放山。每懷南國。值今宵之可樂。細看茱萸。卜後會之重逢。無忘風雨。

月滿樓文集

卷十

重陽後三日集環碧軒看菊詩序

一

子安駢體。良復鬱伊善感。篇中讀至後幅。情深于文。當年咽水愁雲之句。正未能專美于前。

悼亡詩序 爲亡室陳婉蘭

春紅雪碎。夏綠霜雕。傷繡幙之香寒。歎珠簾之影
斷。慈親灑涕。誰羞魚菽。以承歡。嬌女悲啼。執指雪
桃。而取祝。不歸明月。一水銀河。空對落花。三年長
簾。併新愁于舊緒。追夙歎于殘春。取次有吟。爰以
志悼云爾。

節短情深。哀餘絃外。

月滿樓文集

卷十

悼亡詩序 前

一

悼亡詩序

爲亡室戴南濱

三年舊夢錦瑟長悲一夕新愁瓊枝短折人生不幸魂消非獨生離天道寧論腸斷再逢死別悵流芳之欲歇悼逝者之長辭遇之戚也情何如矣乃緣情不忍卽事縷陳重憐玉碎香銷詞多失次最苦芝摧蕙絕淚數無行豈云情至文生總感人亡物在用是哀攄魚網曷禁痛灑鮫珠已

黃門之悼一再逢之哀悰愁緒迸入芳毫令人

不忍卒讀

月滿樓文集

卷十

悼亡詩序 後

一

相國尹望山先生七十壽詩序

竊聞岐山鳴鳥彰壽耆於西郊。嵩嶽降神表勳庸於南土。蓋當重熙累洽昌期。斂五福之休。必有緯武經文。碩輔爲萬邦之憲。總師干而普德。人是德星。參廟算以調元。望真元老。蜺旌龍節。江漢宣威。赤鳥袞衣。斗魁佐化。斯綏衆而廣阜成之慶。自應天而昭平格之休也。惟師相大人。間世鉅儒。丞民先覺。夙騰輝於鳳館。旋翊運於龍池。文章司命之權。天人三策。經濟秉鈞之手。憂樂一心。况夫補袞

月滿樓文集

卷十

相國尹望山先生七十壽詩序

一

於殷家輝聯閔闕直更軼韋平於漢代望領冠裳入久參黃閣之宏勛出常膺碧幢之重寄北門卧護樹畫戟而風清南國循行芾甘棠而澤永控金城於三輔政肅秦關俯玉案於五華恩流洵海遐撫楚州上下重開嘯月之樓遠綏巴嶺東西更靖籌邊之驛開府每兼夫列鎮持麾最久於兩江藹似和風錫兆人之飲食霽如旭日倡羣吏之鞠謀計冊載以功崇歷五巡而績茂宜乎涵濡及物永

樂利於春臺。自爾保艾從。天光邦家於福履。以佑
民者錫嘏。大德曰生。將祈耆者宣慈。至仁必壽。屆
初夏而冀舒。八莢頌無疆。而椿歷千齡。方花官浴
佛之辰。卽香案承恩之日。自天子所歌。入覲
於韓侯。以我公歸望。還南如申伯於時。鸞書特
賁。扁傳介祉之榮。鳳諾新裁。閣重阿衡之寄。卷

阿矢詠徵喜起於明良。台座分班。協筭裴於前後。
仍體蒼生之愛戴。還命元輔之旬宣。齒重者英
潞國。豈留洛邑。勳參密勿。贊皇重鎮。淮陽從茲牛

月滿樓文集

卷十

相國尹望山先生七十壽詩序

二

斗之墟。編戶欣依乎愷悌。凡在楚吳之壤。通衢歡
起。夫謳謠維翰。則大江以南。羣紀岡陵之算。迓衡
則光天之下。永瞻亭毒之功矣。秦才愧蟲雕。識慚

蠡測。深蒙獎飾。律回黍谷之溫。厚冀生成。袂托龍
門之峻。指臺萊而頌德。擬葵藿以輸忱。欽閩苑之
賡歌。謬繼聲於下士。仰瀛洲之盛遇。希效祝於中
樞。伏願歲閱八千。永煥周師。召保治扶三五。常昭
杜斷房謀。云爾。

骨重神寒。高文典冊。自是幹河岳手筆。

草堂瓜戰詩跋

新秋涼送殘夏暑留竹篠思深偏引陸機之興碧
筒製妙爭傳魏慙之風無非藉却炎氛因此流爲
韻事至如方回午夢特供辰瓜自瓜田美比青門
而瓜戰高稱錢氏其始則各言子數端在先知其
繼則分定朋儕便看決勝余適清齋小病用依往
例追歡宛若虎蟠測表偏同疑陣依然貍伏藏肌
未辨重圍淬以玉刃之輕遂開素雪攢以金義之
銳還剖紅花權輿父爾雅權輿父守瓜按可定輸
月滿樓文集注今瓜中黃甲小蟲
卷十
一

草堂瓜戰詩跋

草堂瓜戰詩跋

一

羸睹雕盤而小戲東陵侯寧窺多少數翠椀以紛
爭爰是助以酒兵醉傾醞醪因之推爲騷將妙寫
瑤華各成五字之詩聊寄一時之勝愛疏短引憐
彼繼聲敢追宴客于子良俾傳好會豈似鎖心于
鄭灼止滌煩襟

瓜戰見清異錄雅事以妙筆傳之想見詩人之
韻

半瓢話雨詩跋

芳菊無言與人共澹清樽有味對客彌佳溯林屋
之幽踪羨半瓢之小燕居同盤谷繚曲何如隱似
壺公寬閑足矣當撫良宵而促膝卽話舊雨以交
歡人恰成三花下依然不速秋真屬九風前誰最
相思來從臨頓橋邊卞和興熟至自初平石畔蔣
詡情高于是醉命白衣因此好傾紅友西窗韻事
愛刻燭以聯吟北郭名流屬題牋以紀勝却羨寒
裳率爾未追永夕之情深愧含毫渺然聊托報章
月滿樓文集 卷十 半瓢話雨詩跋 一
之義云爾

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寫出
雅致語不着多新雋如初脫口

陳雪岑雁聲詩跋

寒飈乍厲。幽露初零。驚何處之秋聲。聽晚來之賓
雁雲中。寥戾催楓葉於吳江。天末淒清。度荻花於
楚渚。斯則遙傳哀響。邇作恨媒者矣。乃有秋士言
懷。風人寫致。夢到鳳凰樓畔。訝彼南征心。飛螭悲
塞邊。愁渠北向。蕭蕭怨去。似和少女之砧。肅肅悲
來如亂。征夫之笛。托緒風而寄籟。寫錦字以杼懷。
宜其綺靡緣情。鬱伊善感也。僕稻梁謀拙。曾嗟行
路之難。風月思深。每動關山之怨。按梁州而盼遠。
月滿樓文集

卷十

陳雪岑雁聲詩跋

一

憶高柳以知門。不禁聆彼新詞。惜霜音之最苦。聞
茲冷韻。憐月侶之彌清矣。

碧空恨媒。不獨仙掌月明。長門燈暗也。緣情善
感。序中曲引其緒。清新練思。秋霜在心。

盧梅嶼沈寒溪白蓮詩跋

何從銷暑綠水一灣。有處迎涼清風十里。緊煩襟
之乍滌覺爽氣之初浮。愛此素蓮。玩宜芳夕。空江
影落。微聞冉冉之香。殘月光迷。自露盈盈之態。斯
無情有恨。吐幽致于前賢。而解語堪憐。徵逸思于
作者。從此玲瓏寫出。不須尋玉井之花。且當瀟灑
吟來。爲共飲碧筒之酒。

涉筆便工。中間寫五白蓮神致。與天隨子月曉

風清同妙。

月滿樓文集

卷十

盧梅嶼沈寒溪
白蓮詩跋

一

蔣臨臯州牧之任膠東留別詩序

春風楊柳唱出渭城細雨桃花歌從潭水自昔分襟之際每多贈策之情况乎十載使君一方民表深慈浹於屏翰雅望重乎江山苟遠去以攀轅將流連而解佩宜其寫爲篇什莫能盡厥情文也臨臯先生白山世胄滄海詞宗少歲代親孝聞塞北中年筮仕仁遍江南清陰尤在三吳美治還周一紀本鸞鳳之品流雅頌之聲每列戟以焚香亦吟詩而載酒興借僚佐月愛庾公會有賓朋風懷邢月滿樓文集

卷十

蔣臨臯州牧留別詩序

一

邠彷彿醉翁亭上公歸而人看籃輿依稀虛白堂前衙退而臥高琴枕旣攄襟之瀟灑更爲政之風流是以破臘探梅謝嚴則銅坑銅井乘秋采菊鷹舟則香溪越溪競識芳名每遍於走馬平童之口羣欽仙範爭依於筠簾碧簾之間屈宋可化衙官友于亦關花鳥真是家家團扇直教處處畫屏矣乃我公蒞止永期坐嘯蘇州而嘉績用休新報量移齊土晉擢三刀之秩先分五馬之輝天柱山崇挹翠螺於海表掖河水廣溯碧浪於膠東依然卽

墨。古。城。爲。問。田。橫。之。蹟。宛。爾。之。萊。舊。壤。還。追。甯。戚。
之。風。公。餘。儘。可。登。臨。遙。計。正。須。撫。輯。獨。是。彼。都。士。
女。車。前。願。迓。細。侯。而。在。我。國。人。民。郊。外。思。留。叔。度。
先。生。重。切。別。離。之。感。追。維。故。舊。之。悰。坊。是。黃。鸝。夢。
繞。昌。亭。倚。棹。橋。云。烏。鵲。心。飛。茂。苑。馳。輪。同。東。洛。之。
分。司。並。拈。題。而。命。餞。幾。西。河。之。作。郡。却。寄。詠。以。緘。
愁。爰。賦。五。言。獨。成。長。什。韻。出。丹。楓。江。上。聲。清。黃。葉。
林。中。俾。賡。和。於。同。官。辱。序。言。於。下。走。媿。少。吳。均。之。
思。常。望。蘋。洲。偏。叨。徐。稹。之。情。每。懷。燕。寢。用。是。恭。疏。
月。滿。樓。文。集。卷。十。蔣。臨。臯。州。牧。留。別。詩。序。二

小引因此竊奉仁暉他年淮海重臨轉冀陽春有
脚此夕灘溜遠去永傾菱舍遺踪

凝露初鮮。流霞最絢。風藻之飛也。其入神處。在
情緒宛轉。一往彌深。讀之如聽三疊陽關。令人
鬱伊不盡。

玉山同人笠亭小集詩序

序入初秋。人逢七夕。伊清風之乍至。適舊雨之重
來。爰連袂而敘歡悰。遂分吟而成好會。玉山勝處
岫疊仙螺。婁水分餘。波回細縠。散奇襟於曲渚。訪
幽景於虛亭。竹外僧房。紅上半牆。夕照花前。漁舍
清依片岸。殘霞迨乎。月吐銀灣。星移碧落。仙人韻
事齊托。想於瓊樓才士。秋心盡抒華於翠管。至如
有懷遠道。深眷良朋。鴈去鴈來。江南江北。碎琴燕
市。淒其伯玉之踪。吹笛甘州。掩抑何戡之曲。望關
月滿樓文集卷十一玉山同人笠亭小集詩序一
山而莫接。締縞紵以長思。尤足動我深愁。彌復觸
人至緒者。已於是各題四韻。並賦七言。點筆石闌。
就相陰而寄感。傳箋雲榭。聽松籟以言情。辱一卷
之遠貽。屬數言之短引。靜比草堂。愛汝直當何日。
忘之遙思。今夜從君。便擬褰裳往矣。杜甫詩愛汝
玉山草堂靜

玉建詩遙從
今夜河水隔

洗盡鉛華自標雋致故知深人無淺語

范桂堂詩稿序

翳高平之世胄。本參政之家聲。當羈貫而能文。亦成人而善咏。徐鉉著秋聲之賦。王融擅曲水之篇。抽秘騁妍。無非妙緒。含宮曠徵。盡出微吟。此積有篇什之多。遂獨擅風流之致。况乎學歸弓冶。師在庭闈。挹蘭氣於咳前。繞芝芬於砌下。斐然有就。何妨譽我佳兒。卓爾不羣。自是由於名父。斯又萬里卜鸞音之遠。而一堂徵鯉對之休者矣。若其洗滌塵心。含咀道妙。淡紛華而弗悅。親卷軸以長勤。卜

月滿樓文集

卷十

范桂堂詩稿序

一

宅香山。採取梨花之里。移舟瀆水。采將研石之材。晨滴露以揮牋。夜臨風而染翰。宜腕底集珠璣之彩。行間帶錦綺之華也。試取其詩誦之。含毫欲腐。著紙都仙。或舞雪而迴風。或落花而依草。或裁雲而截綺。或刻玉而鏤冰。或圓健如駿馬下坡。或流利如彈丸脫手。平章風月。則一往移情。得助江山。則隨時涉趣。聯李家之詠。依然花萼成篇。匹謝氏之才。宛爾芳蘭竟體。固當獲新。蒼於夙穎。抑且含秋實於春華也。今者僕有遊燕之役。君深折柳之

情。玉。白。花。紅。脉。脉。之。行。卷。曉。風。殘。露。屬。以。題。詞。不。滅。
范。雲。深。羨。瓣。香。之。有。屬。辱。憐。顧。况。却。慚。操。筆。之。無。
文。漫。申。紙。以。寫。懷。爰。飛。毫。而。紀。韻。愛。茲。千。首。弁。以。
數。行。他。時。薊。北。歸。來。佳。句。應。添。黃。絹。此。夕。江。南。贈。
去。蕪。詞。聊。贊。青。箱。云。爾。

臨風舒錦滴露散珠寫出詩才一徃清雋情文
回互駘宕移入其仙於筆者耶

月滿樓文集

卷十

范桂堂詩稿序

二

月滿樓文集卷十四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甥沈道灝企程編

御試耗羨有無利弊策

臣對臣聞立政之道在理民。理民之要在理財。財

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洪範入政。食與貨並重。班祿漢書。爰志食貨。誠以下爲厚生之本。上爲經國之資。裕閭閻而充府庫。必得人以善理之。斯弊絕侵漁而利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耗羨有一

兆又安也。我

國家久以畫一之政。施愷悌之仁。

皇上軫念元元。薄賦輕徭。蠲漕賑粟。所以阜財求而通之者。固已入於人心。發於天下。天諭地回。國裕民足矣。邇者。臣等。無以。野。見。之。與。而。相。相。翠華巡幸江南。猶以耗羨利弊。下垂

清問。敢察其故而敬陳萬一焉。夫生民衣食之具。古王者以爲未足。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有上幣中幣下幣之別。貨寶於

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其大較也。禹貢賦入貢棊。維揚州貢金。周禮秋官職金。掌金玉錫石。受其入。征金貢。由來已久。後世遂有以銀充課之制。出入之間。傾鎔估兌。增減重輕。始自絲忽沙塵。積至百千億萬。而耗羨於是乎生焉。數異正賦。掌自有司。侵蝕勢所不免。此誠不可不加釐治者也。曩者雍正初年。懲向來積弊。提解充公。酌定加一徵收。以爲各官養廉。併地方有定無定公費。年終造冊核銷。寓惠恤之典。行清理之方。所爲因時。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耗羨有二

變通故民與吏交受其利而可以百世無弊我

皇上又勤恤民瘼。格外施恩。乾隆初年。酌減耗羨。並以關稅添補。意美法良。萬方作乂。而又何弊之有。雖然。法立久則弊生。銀稅之流通。不能不假手於官吏。卽如江。糧耗羨。凡額徵地漕。雜稅。蘆課等項。每年銀數盈三十餘萬。有奇。徵收既繁。且多。而積久。生玩。或苛索累民者。有之。或私自巧取者。有之。苟非理財之官。潔清自矢。而又有幹濟才。則不能辦也。臣愚以耗羨歸公。而養廉取給。誠不

易之良法而欲歷久無弊則在大臣率屬嚴飭州縣吏胥慎於取民而急於奉公因科則之重輕察課稅之盈縮絕浮收影射之私凜大法小廉之戒銀課轉輸間一切大秤估折銀工火烙等弊藉以生蠹者不肅而自除矣將官清民樂食貨豐盈閭閻之原裕府庫之用充而有以副宸衷治益求治之至意歟臣謹對

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耗羨有三

歷代制科策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藝次之虞書載采周官賓興其大較也兩漢以來德行間出可廣收才藝之士自隋而降州郡屬僚皆命銓曹縉紳發軔悉由科目而署官取士之道分焉其間人才之盛衰法制之疎密可得而詳也周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至閭胥族師州長黨正各司其考較三年則鄉大夫大比以興賢能書登天府內史貳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掌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甚盛典

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歷代制一

也其時鄉論其秀遞升諸司徒司馬而選士俊士造士進士稱焉其爲法多途有由鄉學進者有由國學進者在內有學士之版有國子之倅所謂合舞合聲而辨異之合學合射而進退之是也在外有諸侯之貢所謂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是也廣教化厲人才成周之法尚矣漢興高祖十一年下詔求賢遣詣相國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元朔五年制詔補博士弟子統而按之

賢良方正。策於天子也。孝廉茂才。察於州郡也。博士弟子。升於學校也。舉士大概有三。在後世則各自爲科目。而立法實始於漢。卽其察之之詳也。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一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沿至東漢猶行之。斯誠見貢士之方。後嘗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其法更宏矣。然榮路廣而餓望多。權門競而請謁盛。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而天下乃不敢妄選。苟非因時識宜。安得數餘年間。收月滿樓文集卷十四
歷代制二

得入實效哉。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州郡之賢而有識者。則爲之別。其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等。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以鄉評而操銓政。劉毅以爲九品有八損。官才有三難。而欲罷行之。夫魏晉以來。雖立九品。而仕進與兩漢無異。或辟召。或薦舉。或由曹掾。或由世胄。大都不越此三四途。而多欲罷九品者。何也。蓋鄉舉里選者。

採毀譽於衆論。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評論所不許則擢用不敢違其言。擢用非其人則評論本不任其咎。而何以革徇私之弊哉。况上品無寒門。而季年專稱閥閱。裴子野所云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其不以此歟。至南北五朝多沿晉制。煬帝好文詞。始制進士科。逐響隨聲。風雲月露而貢舉之道衰矣。唐取士猶因隋舊。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明經。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歷代制 三

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之異。而明經又有五經。三經。二經。一經。三禮。三傳。史科之殊。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竒技。莫不兼取其名目。隨人主自定。卽至巡狩。行幸封禪。泰山梁父。往往令見行在。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士。時出其間。正不獨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見於史冊者。

班。班。也。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爲。一。科。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爲。一。科。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爲。一。科。皆。制。於。太。祖。者。也。景。德。三。年。增。置。六。科。天。聖。七。年。增。置。高。蹈。耶。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又。置。書。判。拔。萃。科。是。爲。天。聖。十。科。獨。是。熙。寧。中。孔。文。仲。對。策。切。直。王。安。石。惡。之。遂。廢。制。科。奚。以。收。文。學。博。異。之。士。哉。迨。復。於。元。祐。罷。於。紹。聖。又。改。制。宏。詞。科。而。取。士。愈。變。矣。至。元。世。祖。定。天。下。雖。王。鶚。許。衡。議。取。士。法。而。用。人。偏。於。勳。舊。

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歷代制 四

貴。游。仁。宗。始。行。科。舉。而。縫。掖。士。且。間。取。焉。明。洪。武。三。年。下。詔。開。科。惟。進。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途。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其。後。獨。重。進。士。而。舉。貢。之。途。遂。輕。焉。此。宋。元。明。之。大。略。也。若。夫。試。策。帖。經。之。制。甲。乙。丙。丁。之。科。又。分。見。於。各。朝。有。可。以。進。詳。者。親。策。之。制。昉。於。漢。賢。良。文。學。皆。令。對。策。文。帝。二。年。對。策。百。人。晁。錯。爲。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百。餘。人。公。孫。宏。爲。第。一。而。卓。然。著。者。獨。董。仲。舒。武。帝。於。仲。舒。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然。當。時。對。策。

多人總未有以黜落聞者。預選但有高下耳。自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至范仲淹。宋祁奏言。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治亂。故其時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而罷帖經。墨義。要亦通考以定去取也。帖經之法。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積多其法益難。至有帖孤童絕言。疑似參互者。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枝。其於大義。或多牆面。此固舉司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歷代制五

課試之法。而不務求作述大旨。專取難知。宜開元中。楊場切言之也。甲乙丙科。則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由來舊矣。按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有乙科而已。觀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上親策舉人於含元殿。勅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又

觀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登甲科者
三人綰爲之首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然則甲乙
丙丁歷代行之釐然各當夫豈概稱哉要之用人
之道德行才藝不可偏廢後世設科分目總不得
外三物質興遺意自兩漢隋唐以迄元明誠持是
意以觀之其因革得失大略可覩矣方今

聖天子敦崇實學制科之道至周且備有以風厲
天下而遠邁千古焉宜乎沐浴雅化而人才日以
丕變也夫

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歷代制六

上下千百年縱橫一萬里洞徹源流隨敘隨斷
大有史家三長而運以古文手筆者自是鴻製

梁 瑤峯師

荆山橋河水利策

竊聞治水之道必綜其全局而圖之而後有宣有節。凡水之淤者可通。通者可久。胥受其利而無弊。夫水有從一省治者。有合兩省治者。如東南之地。素稱澤國。自山左以至江南。水之源流。縈貫於其間。必合兩省以爲治。斯徹首徹尾。可以救一時之弊。卽可以興數世之利焉。是則荆山橋河者。乃山左江南之扼要。爲漕運農田所關。誠如

聖諭所謂數省灌輸而喫緊關鍵者也。惟我

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荆山橋 一

國家重籌水利。或專使領其事。或大吏董其成。而已治者必求其益。治昔

祖仁皇帝時。厯黃運兩河。甲子以迄丁亥。六巡江甸。指授方略。

宗憲皇帝宵旰經營。誠敬昭格。河清獻瑞。欽惟我皇上軫念南邦。壬午歲。恭奉

太后安輿

親臨閱視

特諭河督諸大臣。隨宜設法。固已下河汎水無不

安流而荆山橋扼要之處。所以去沮洳而資利道者尤屢。

聖懷此四幸。江南以大沛仁澤也。夫東省海寧以江南凡運河西岸常遭積水淹漫。乾隆二十三二一十七兩年蒙

恩豁除濟寧魚臺二州縣糧地至二千六百餘頃。嗣後時有長落。韓庄滾壩有過水五尺者。揆其水漲之原。則因下無以達之。而使殺其全勢也。按南陽昭陽微山等湖水。必藉銅沛境內之茶城小梁

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荆山橋二

山內化山三河。今入荆山橋河。由王母山倪家溝彭家河三處出水。濟運故荆山橋河在黃河北岸上承山左下達江南。而爲兩省之水之扼要。荆山橋河不治。卽兩省之水利不治。自乾隆七年石林口黃河漫溢。二十一二十二年孫家集黃河奪溜致荆山橋淤。全湖無處宣洩。

聖恩發帑開挑。於伊家河添建韓庄滾水壩。於江南則疏濬荆山橋。東省濱湖窪地。乃得涸出。然而荆家橋支河汊港犬錯紛繁。每慮時通時塞。其地

有一百五十九洞。水漲則流通者止數洞。微湖去路微矣。全湖之大勢。將僅恃湖口閘。韓庄滾壩。伊家河三路出水。而水勢豈能宣洩哉。往歲東撫臣崔奏請挑荆山橋舊河蒙

聖恩俞允。

特派大臣馳駟前往。令河督協議興工。此誠天事與人力相應。順導與隄防並施者也。夫荆山橋爲全河尾閘。自茅村以南。凡河身必去其淤淺。自河頭至蘭家山。湖河交接之與勢。獨高仰者。上游必月滿樓文集。卷十四。荆山橋三。加以疏治。蓋湖口閘與滾壩相連。水洩在八閘以內。層層約束。卽暢流直下。全湖止賴一線運河。迂回五百餘里。方始得達積水難治之故實。由乎此。是必開茶城小梁山內化山三河。令流入荆山橋。復其舊制。永久弗淤。斯漕運以通。農田以利也。且荆山橋旣濬。不特益於山左。抑且利於江南。查徐州以上。黃河自江南熒澤而下。河道寬至數百丈。迨至徐州。北係山嘴。南係州城。中央河道。僅寬六十餘丈。千支萬派。已繫繫約束。不能暢流。而皂河

小關等處。自荆山橋被淤漕船每處壅阻。今開通則水由王母山直達而漕可濟。且如楊庄口因運河水弱不能敵黃致阻漕運。今開通荆山橋則水亦由王母山直達楊庄與八閘水合流並注而黃水可刷然則荆山橋誠灌輸兩省有不可不策其萬全者。爲今之計或引渠以通水或開隄以消水俾南陽昭陽微山等湖之水有所歸而善後之計在大臣督率河員因時制宜相地設法沮洳之處疏而濬之流衍之處醜而導之平淺之處引而深

月滿樓文集

卷十四

荆山橋四

之俾淤者以通通者可久荆山橋一帶則上下支河出口入運之所使永得暢泄微山湖一帶則水勢長落無定應設滾壩之所既改建石閘宜時啟時閉水小則蓄水大則宣使永得利運庶幾兩省之首尾俱應而關鍵能扼功在一時卽利在數世可以副我

皇上軫念東南勤恤澤國之至意歟謹因所見以

對

明問

王孺人傳

孺人姓王氏。吳之長洲人。余從兄蒼葭元配也。孺人考諱大坤。字方載。爲明相國文恪公八世孫。妣申氏。爲明太師文定公六世孫女。繼妣姚氏。爲明侍讀文毅公五世孫女。孺人方四歲。申太孺人歿。惟繼母是依。少卽知禮法。識大體。不愧舊家女。事繼母孝。勤於內事。勿貽母慮。父歿。則哀毀不欲生。與兄熒熒抱痛。雖母慰勸之。不能釋。居無何。兄又歿。孺人慟曰。王氏太宗。惟兄一綫。兄歿。宗其絕矣。月滿樓文集

卷十六

一

哀號痛哭。闔戶有不忍聞者。年二十一。歸從兄蒼葭。兄四歲。伯母申太孺人歿。迫授室。伯又下世。十六年矣。孺人廟見後。自歎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獨吾在室。則父母卒。兄弟喪。于歸則又舅姑皆歿。止存繼姑王太孺人一人。人生缺陷。事有如是耶。故事王太孺人獨盡孝。雖疏節。弗少懈。是時伯祖愚亭公以高年在堂。孺人事之如事祖。王太孺人卽孺人。長姑合兩世。以盡孝。家庭和易。得愚亭公歡。宗黨交稱之。余家世居埭川。余七世祖鳳臺。

公析諸子於郡城。頗稱素封。後中落。累世貧。愚亭公嘗有郭外田。給饘粥。至兄則蕭然無存。孺人布衣椎髻。親操井臼。視苦如飴。其教子也。勉以勤儉。勵以篤學。余觀古賢婦人。挽鹿車。提甕出汲。修行婦道。或丸熊。晝菽。苦節訓子。若孺人者。其遺風歟。孺人持家。旣節儉而親族。緩急則無弗周。兄嫡叔心韶公。孀殷孺人。又雨三公。孀陳孺人。喪有年。不能葬。偕兄勉力。覓地葬之。并撫雨三公孤女。擇字士人。一如己出。有隣婦寄居者。爲主人所逼。不出。月滿樓文集

卷十六

二

將以屋賣之。婦無金。又旦夕將產。窘苦無所措。孺人方臥病。聞而憐之。出牀頭所畜金。盡與之。不取償。母子遂得安全。若此類者。敦親誼。慕義舉。慨自孝弟。睦婣。任恤之道。世人不講。金銀刀貝。富者徒務繁華。而親隣。緩急。斬而多吝。色者比比皆是。况巾幗哉。孺人可謂難得者哉。孺人生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三月六日。享年五十歲。子一名曰松。字鶴翔。娶盧氏女。二孫男。二孫女。一鶴翔姪。述母生平。乞

余爲傳。余與蒼葭爲同曾祖兄弟。知之悉。因傳孺
人大畧如右。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立冬前一日宗泰撰

10277

月滿樓文集

卷十六

三

算劉三十六年辛卯立冬前一日宗泰撰

人大畧如右

余爲傳。余與蒼葭爲同曾祖兄弟。知之悉。因傳孺

